

古典文学小丛书

江表华鬘

苇
海
校注





痴

华

鬘

僧伽斯那

辑

求那毗地

译

苇海

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古典文学小丛书

痴 华 鬘

僧伽斯那 辑

求那毗地 译

苇 海 校注

责任编辑 弦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3.5 印张 58 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册

ISBN 7—5348—0001—3 / I·2

统一书号10219·139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痴华鬘》又名《百喻经》，因书中故事的主角多为一些痴人笨伯，做出了许多违背常情、滑稽可笑的蠢事，故名。这原是一部用寓言故事宣扬佛法的经籍，对我国古典文学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许多故事在民间世代流传不辍。这次出版删去了原文中的说法教诫部分，独留最有文学价值的寓言故事加以校注，读此可了解佛经文学的一斑。

前 言

《痴华鬘》为古天竺僧伽斯那从佛典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摘录譬喻事类辑集而成，原名《百句譬喻经》，通常称作《百喻经》。我国南朝齐永明年间，僧伽斯那的弟子、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将其译成汉文，从此在我国广为流传。

—

公元前五世纪，佛教在古天竺诞生，大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教团内部在教义的理解上发生了分歧，从此，佛教内部开始出现多种部派。公元一世纪中叶，大乘佛教形成，之后逐渐盛行。大乘教派的法师自以为本宗强于原始佛学及部派佛学，故蔑称后者为“小乘”。小乘佛学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大乘等也有所吸收，自己本身也渐次分化。于是有部、经部和正量部等佛学派别色彩越来越明朗了。

经部佛派是部派佛教中产生较晚的派别，它实际上只是有部佛派的分支。由于它对小乘教义阐发

弘扬较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小乘佛学的代表。佛经在体例上有“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之别，经部思想与“十二分教”联系比较密切。“十二分教”比“九分教”多“因缘”、“譬喻”和“论议”三个类别。经部循此便演绎出了不少关于因缘和譬喻类经。所谓“譬喻经”，就是经部发展初期，一些造诣较高的法师在发明经义时不泛泛空言，而是常常引用一些生活故实或寓言作譬喻，然后进行说法的一种经。由于这些法师对佛理认识比较深刻，且善于譬喻，因而被称为“譬喻师”。譬喻师对经部佛派的发展作出了前驱性的贡献，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为鸠摩罗多。鸠摩罗多不仅是譬喻师的创始人，也是“以事喻经”的最卓越者，他的《喻鬘论》、《痴鬘论》以故实阐佛理都极为生动。

僧伽斯那原为有部禅师，后来倾向于经部，《百喻经》只是他譬喻类撰述中的一种。

二

佛教的传入，随着译经的发展，对我国文化逐渐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其唯心主义教义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其思维方法的缜密及论议的辩证逻辑等，又对哲学、文学以及雕塑、绘画等发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佛理对人生理想最高境界的设计，其形象的瑰玮诡谲，文词的华茂善喻，

对文艺的创作及文艺规律的探讨所产生的作用更大一些。如南朝诗人谢灵运，揄扬佛旨，崇信《涅槃》，其诗文空灵秀发，逸韵超群，成为一代巨擘。文学批评家刘勰、钟嵘，论文论诗，时及禅锋。要之，玄谈之风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佛理的无为、空无观点又使玄学更炽。佛玄合璧，是南北朝时期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译经事业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

《百句譬喻经》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被译出的。

佛学中的有些大师，文学素养是很高的，僧伽斯那就是一位极富文学才能的人。《百句譬喻经》中有很多故事，写得相当简洁生动。自萧齐永明年间译出后，近一千五百年来，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极广，如《奴守门》、《三重楼》、《愚人食盐》、《欲食半饼》、《医治脊佻》等，不少人甚至不知其为外域所产，而与我国古代寓言同视为先祖所遗瑰宝（何宝民《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严北暝《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亦收有《百喻经》故事）。《百句譬喻经》不仅是了解古代印度光辉文化的窗户，研究其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我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必不可少的佛籍之一。鲁迅先生就很重视此书，一九一四年，特向金陵刻经处捐施洋银六十元，刊刻一百部，以资流布。二十年代中期，《语丝》撰稿人之王的品青，将《百句譬

《喻经》加以校点，之后芟除每篇中的说法部分，并根据该书结尾“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一语，更名为《痴华鬘》，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先生对此举非常赞成，欣然为之题记。

三

正象古代哲学同文学的关系一样，佛经和文学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佛经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形式。佛经中有一种韵、散合体经，演绎者既讲又唱。唐代的变文即明显地吸取了这种通俗的表现形式，宋以及后的平话、弹词等更是如此。二是内容上，一些作品向佛经有所借鉴。鲁迅先生在分析中国小说的发展时，就曾把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续齐谐》中的《阳羡鹅笼》，同三国时吴康僧会译的《旧杂譬喻经》中的《壶中人》作过详细的比较，指出，前者之源在于后者。即以《百句譬喻经》为例，也是如此。该书有《医治脊伛》喻，《续谈助》中也有则医治驼背的故事：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卧”。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二者显然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吕氏春秋》，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刻舟求剑》，《百句譬喻经》中有《乘船失钗》篇。二者不仅情节完全相似，而且连具体细节也十分接近，这决不是偶然的，由此可以窥见古代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蛛丝马迹。类似的情况还有。

和我国古代寓言大多是为某种论证服务一样，《百句譬喻经》中的譬喻事类，也都是为解说佛教教义服务的。有趣的是，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虽不乏某种光辉，但其主张已大多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而那些仅仅作为论证材料的小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掩耳盗铃”等，却历千百年而不衰。《百句譬喻经》的情况也是如此。逻辑思维要借助于形象思维，而形象是有较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也就决定了作为高级形态的譬喻所普遍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哲理性和形象性。

《百句譬喻经》的譬喻事类，每一则都离不开人。其中倍受揶揄的，一是愚人，一是要小聪明的人。愚人大都不明事理或缺乏生活经验，不善于思考问题，更不懂得复杂事物之间的种种相互关系，因而常常干出许多蠢事。耍小聪明的人往往囿于一隅之见、一孔之得，便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或卖弄奸滑，或施玩伎俩，结果往往自食其果，洋相百出。愚人和刁黠之人之所以常常殊途同归，归

根结底在于，他们都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难看出，作者在描述这些人和事时，采用了高度的夸张手法，富有强烈的漫画意味。但这种乖悖情理的人和事，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于是，人们从这些具体的感性材料中，各自悟出了一定的人生哲理。不仅如此，《百句譬喻经》中的某些譬喻，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些其他问题，如名辨问题。《索无物》中“无物”的概念，《摩尼水窦》中名同而实异的“摩尼”一词等，都是研究逻辑思维的重要资料。

《百句譬喻经》名为“经”，但也正象我国古代的一些“经”书一样，实际上都是散文——论证性散文。而那些譬喻事类的文字则完全可以称作“微型小说”。每篇的体制，没有超过八百字者，大多百字左右，少则二十几字甚至十几字（如《月蚀打狗》、《狢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字中，却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作者不仅能完整讲出故事的背景始末，而且能恰当地运用白描或夸张、对话或神态摹绘，维妙维肖地勾勒出人物形象。《百句譬喻经》的生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在它设喻的巧妙、尖刻、辛辣和入木三分。如《构驴乳》、《叹父德行》、《治鞭疮》、《倒灌》等，皆涉笔成趣，或庄中有谐，深蕴嘲讽之旨。

《百句譬喻经》中的讽刺，带有明显的民族讽刺特点，与我国古代寓言的讽刺风格有很大不同。西方有专门的寓言创作，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我国古代寓言和印度譬喻事类的寓言，则是作为发明某种理论精义而依存在经籍之中。但二者服务于论证的方法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古代寓言，其内容与要说明的事理之间关系密切而直接、明快而一致。如孟子为了驳斥宋大夫戴盈之关于行仁政不必操之过急，可“以待来年”，便讲了一个“攘鸡”的故事（见《孟子·滕文公下》），以偷鸡贼的无耻托词揭露那些“以待来年”论者的虚伪。韩非为了论证“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援引了“守株待兔”的故事，从而说明“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见《五蠹》）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寓言的讽喻客体的内质，有明确的定向性。具体地说，寓言中的愚蠢、暴戾、奸刁、怯懦等恶人恶德，一定是鞭挞的对象，而智慧、仁爱、忠厚、勇敢则是倍受赞扬的。《百句譬喻经》中的引喻讽刺，不少是与我们的欣赏习惯相一致的，但有些则恰恰与我们相反。如《医治脊偻》，作者讽刺的不是那个庸医，而着眼点仅仅在病人致死这一点上，目的在于说，不诚心皈依佛者，其结果则必然如偻者“入于地狱，喻双目出”。由此可见，不同的民族，其思维习惯

与语言的使用，是各有其民族特点的。为使读者全面地了解和比较，我们特选取了几则有代表性的劝诫说法，作为附录，存于书后。

《百句譬喻经》中的故事，并非全为僧人所撰，大多数则是早就流传于民间的笑话和传说，因而不少故事除该书保存之外，其他经律中也多有引用或转述。如北朝后秦时高僧鸠摩罗什弘始七年(405)十月译的《杂譬喻经》，即有《治鞭疮》、《踏长者口》、《蛇头尾争在前》等故事。

《百句譬喻经》在流传刊刻中，个别字句时有错讹，如《乘船失钗》中的“钗”，有作“钉”者，《小儿争分别毛》中“入河游戏”作“入河邀戏”等。这次整理，我们都作了订正。

这个校注本，删去了说法部分（即“经”），因此未沿用《百句譬喻经》之名，从王品青作《痴华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郑州

《痴华鬘》题记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

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鲁迅。

（此文后收入《集外集》）

目 录

前言	(1)
《痴华鬘》题记	鲁迅 (1)
愚人食盐	(1)
愚人集牛乳	(1)
以梨打破头	(2)
妇诈称死	(3)
渴见水	(4)
子死欲停置家中	(5)
认人为兄	(6)
山羌偷官库衣	(6)
叹父德行	(7)
三重楼	(8)
婆罗门杀子	(9)
煮黑石蜜浆	(10)
说人喜嗔	(11)
杀商主祀天	(12)
医与王女药令卒长大	(13)
灌甘蔗	(14)

债半钱·····	(14)
就楼磨刀·····	(15)
乘船失钗·····	(16)
人说王纵暴·····	(17)
妇女欲更求子·····	(17)
入海取沉水·····	(18)
贼偷锦绣用裹氈褐·····	(19)
种熬胡麻子·····	(19)
水火·····	(20)
人效王眼瞤·····	(21)
治鞭疮·····	(22)
为妇贸鼻·····	(22)
贫人烧粗褐衣·····	(23)
牧羊人·····	(24)
雇倩瓦师·····	(25)
估客偷金·····	(26)
斫树取果·····	(27)
送美水·····	(27)
宝篋镜·····	(28)
破五通仙眼·····	(29)
杀群牛·····	(29)
饮木筒水·····	(30)
见他人涂舍·····	(31)
治秃·····	(32)

毗舍阁鬼·····	(33)
估客驼死·····	(34)
磨大石·····	(35)
欲食半饼·····	(35)
奴守门·····	(36)
偷牦牛·····	(37)
贫人作鸳鸯鸣·····	(38)
野干为折树枝所打·····	(39)
小儿争分别毛·····	(40)
医治脊偻·····	(40)
五人买婢共使作·····	(41)
伎儿作乐·····	(42)
师患脚付二弟子·····	(42)
蛇头尾共争在前·····	(43)
愿为王剃须·····	(44)
索无物·····	(45)
踢长者口·····	(46)
二子分财·····	(47)
观作瓶·····	(48)
见水底金影·····	(48)
梵天弟子造物因·····	(49)
病人食雉肉·····	(50)
伎儿着戏罗刹服·····	(51)
人谓故屋中有恶鬼·····	(52)